

四声究竟是什么东西

陈家康 著

文字改革出版社

四声究竟是什么东西

陈 家 康 著

文字改革出版社

內容說明

本書是音韻學上的一種新論，作者認為漢語北方音系的四聲是基於元音和輔音的音素不同而形成的。作者論證了：1. 北方音系只具有兩類元音：長元音（即平）和短元音（即上），而沒有象南方音系的那種中元音（即去）；2. 北方音系同南方音系一樣有清濁兩類輔音。拿長短兩類元音和清濁兩類輔音配合起來，就構成清平（陰平）、濁平（陽平）、清上（目前稱為上聲）和濁上（目前稱為北方的去聲）等聲調。

作者還主張在制定漢語拼音字母時，要考慮把清濁輔音和長短元音這些音素加以標明。

四聲究竟是什麼東西

陳家康 著

* * *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90 號

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前柵欄胡同 17 號

新華書店發行 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印刷

統一書號：9060·75 字數：19 千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1957 年 5 月第 1 版

195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500 冊

定價：(9) 0.14 元

統一書号:9060.75

定 价: (9) 0.14 元

四声究竟是什么东西

四声（陰平、陽平、上、去）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是經過許多專家實驗过的。基於實驗的結果，高元在1922年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說：“五声（按即陰平、陽平、上、去四声再加入声，共五声）乃是在同一声韵中音長、音節、音勢三种变化相乘之結果”（高元《國音学》第四章）。按照这个定义，五声的声母和韵母都是相同的。既然五声的声母和韵母都相同，为什么同一的声母和同一的韵母相拼之后，竟然產生了几种不同的字音呢？答称：这是由於音長、音節、音勢三种变化相乘之結果。現在許多國音学家未必人人同意高元先生的音長、音節、音勢三种变化相乘說，但是，凡屬主張取消濁声母的國音学家几乎沒有不主張陰平、陽平、上、去等四声的声母和韵母都是同一的。

高元的五声定义發表之后，曾經風行一时。張世祿《中國声韵学概要》一書（1929年商务印書館出版），在講到四声和五声时，几乎完全根据高元的理論。但是，張先生却做了这样一个結論說：“总之，四声与五声，乃牽涉於韵母之附声与声母之清濁兩問題；其变化之由來，固由音長、音勢、音節三者相乘之結果，而实则受其声母韵母音素之交互影响也。”張先生这个結論不但沒有帮助高先生將他的五声定义肯定下來，恰恰相反，簡直是根本推翻了高先生的定义。这也許是張先生始料之所不及的。

为什么？因为高先生認為四声五声的声母和韵母都是同一的，調类的变化並非由於声母和韵母之不同，而是由於音長、音節、音勢三种变化相乘之結果。張先生的結論却認為四声五声的变化，固然是由於音長、音節、音勢三者相乘之結果，而實則受其声母韵母音素之交互影响。如果四声五声的声母和韵母音素完全相同，又怎样能够交互起來，从而影响到四种五种不同調类的產生呢？由此可見，四声五声的声母和韵母其音素究竟是否完全相同，还值得好好研究。

剛才提到，現在許多國音学家未必人人同意高元“音長、音節、音勢三种变化相乘”的定义。实际上，高元的定义早就过时了。現在流行的似乎是刘复的定义。刘先生在《四声实验錄》中認為四声的形成，既不是由於“强弱”，也不是由於“長短”，而是由於“高低”（見原書第二十一節）。刘先生也曾說過：“我認定四声是高低造成的，也是捏住他最不同的，最足以表顯各声的性格的一点。此一点之外，其余的不同，就不妨放过”（見原書第五十一節）。看來，刘复也很慎重，並沒有把話說死。

刘复的四声論發表之后，得到了許多声韵学家的支持。例如罗常培先生在他的《中國音韵沿革》講义中就这样說：“陰陽虽出於清濁，而与清濁实非一物”。又說：“今茲所論，以声母之帶音不帶音为清濁，以声調之高低升降为陰陽，命名既定，糾紛立解”。如果清濁同高低毫無关系，所謂糾紛是可以立解的。無奈清濁同高低頗有关系，这种糾紛又怎样能够立解呢？

高元在《國音学》中說過这样的话：“声母濁者，声帶於一音开始——或稍后未至韵母——时即起振動。声帶既費了許多力

於前，到了韵的时候，就有懶惰的态度，不願發出如在清母后的同一振動速率。这振動速率既小，所以音節就变低了。所以音含有濁声在音首的，他的音調时常比含有清声的低些”。不要忘记，高先生坚决主張陰平、陽平、上、去、入等五声的声母和韵母都是同一的，現在却又不能不承認清濁同声帶振動率的高低頗有关系，这就無異於在他自己的理論基礎上放下了一包炸藥；同时，也就替罗先生惹起了新的糾紛，以致不能立解。

關於清濁声母同声帶振動率的关系問題，張世祿在《中國声韵学概要》一書中說得更為徹底。張先生說：“平、上、去本依音節之高低而相區別；而其所含声母，各有清濁之分，亦与音節有关者。声母濁者，於一音之發端，声帶即起振動，既已緊張於前；及其達於音之收尾，發韵母时，声帶乃有弛緩之势，不能維持其振動速率；振動速率既轉小，音節遂以減低矣。声母清者不然，於一音开始时，声帶既未振動，蓄力於前，及其收於韵也，声帶振動之力特强，故其振動速率增大，而音節轉以提高矣。故音之含清母者，其音節必較含濁母者為高；則清平較濁平為高，清上較濁上為高，清去較濁去為高”。就中國声韵学壇的情况來看，承認清濁声母同声帶振動率确有关系的声韵学家不止於高元和張世祿兩人。在这里，不过是由於高元的五声定义曾經流行一时，張世祿又曾推崇高元的定义，因而就拿高、張兩位的文章做例子而已。

罗常培先生主張“以声母之帶音不帶音為清濁”，这当然是不錯的。但是，經過四声實驗而產生的声帶振動率高低論，不但沒有証明清濁声母應該消滅，反而証明了声帶振動率高低的变化

化，在聲帶緊張狀態相同的條件下，不能不依靠清濁聲母替它起調節作用。為什麼？因為發音過程中聲帶振動率的高低，實際上有兩種：一種是絕對高低；一種是相對高低。絕對高低並非固定不變的，而是千變萬化的。聲帶振動率的絕對高低完全可以經過聲帶的張弛加以控制。聲帶緊張，聲門收縮，聲帶振動率就高。聲帶鬆弛，聲門放寬，聲帶振動率就低。不但唱歌時如此，講話時同樣如此。換句話說，任何人講話時，聲帶振動率的“絕對高低”可以自行控制，可以高一點，也可以再高一點；可以低一點，也可以再低一點。但是不管這個人用怎樣的“絕對高低”來發音講話，陰平的聲帶振動率總比陽平的聲帶振動率要高一點。這種差別可以稱為“相對高低”。“絕對高低”提高了，“相對高低”就會得到相應的提高，但是“相對高低”的本身仍然存在，陰平仍然是陰平，陽平仍然是陽平。“絕對高低”降低了，“相對高低”也會得到相應的降低，但是，“相對高低”的本身也仍然存在，陰平仍然是陰平，陽平仍然是陽平。這種現象應當怎樣解釋呢？

不妨這樣解釋：剛才提到，“絕對高低”是由聲帶的張弛加以控制的，也許相對高低同樣是由聲帶的張弛加以控制的吧。這種解釋看來並沒有什麼可以懷疑。如果中國人的發音過程中，從未出現過清濁聲母，那就更沒有懷疑的理由。不過，中國人的發音過程中既然出現過清濁聲母，而且清濁聲母對於聲帶振動率的高低也的確有調節作用。因此，就不能不令人設想聲帶振動率的“相對高低”並非由聲帶的張弛加以控制，而是由清聲母和濁聲母來加以調節的。“陰平”聲帶振動率之所以相對地高於“陽平”，恰巧是由於“陰平”具有一個清聲母，而“陽平”却具有一

个濁声母。

也許有人會說，什麼清呀，濁呀，實在太麻煩，太難懂，最好不談。實際上清濁聲母是人類發音過程最普遍的現象，一點都不麻煩，都不難懂。手邊剛巧有一本 1953 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的用中文解釋的《俄語教科書》（波布科娃和節姆斯卡雅合著），其中有一篇緒論對清濁聲母問題講得異常清楚。現在節錄幾段，以供參考。

“任何一種語言的音，都是發音器官各種動作所引起的空氣振動的結果。

“有一部分語音發音時帶有噪音，另一部分語音發音時不帶噪音。

“如果聲帶接近和緊張，聲門便縮小，於是空氣從肺部呼出通過喉頭時，便引起聲帶振動；聲帶的這種振動在發音時構成的音就是噪音。

“а, у, о, э, и, ы 等元音和 б, г, д, м, н 等濁輔音便是這樣發出來的。

“如果聲帶不緊張，聲門擴大，那末，空氣從肺部呼出時就自由通過聲門而不會發出噪音。

“在平常呼吸和發 п, ф, к, т, с 等清輔音時，便是這樣的情形。

“發音時聲帶不振動的（不帶噪音的）輔音叫做清輔音，如 т, к, с 等是。發音時聲帶振動的（帶有噪音的）輔音叫做濁輔音，如 д, г, м, н 等是。”

清聲母就是清輔音，不帶噪音；濁聲母就是濁輔音，帶有噪

音。由此可見清濁並不麻煩，並不难懂。至於韻母那就沒有不帶噪音的。這一點從前中國等韻學家的確還有些不懂得。趙蔭棠在《等韻源流》第一編中說：“就音理而論，聲母有清有濁，韻母只有濁而無清，蓋中國之韻母，元音為其主要部分，而元音之發無不振動聲帶者。准此言之，則韻類決無清濁之分矣。但在等韻初期，竟有指某韻為濁音者”。現在，我們早已脫離了等韻時代，任何中國聲韻家都不會反對發元音時，聲帶必須振動，而無例外。由此可見，在一個字音前面帶有濁輔音的條件下，這個字音的聲帶振動率，可以借助前面的濁輔音來調節，如果在一個字音前面帶有清輔音的條件下，那麼，這個字音的聲帶振動率，就無法借助前面的清輔音來調節，只有完全依靠韻母本身來決定。

大家知道，四聲實驗專家的理論基礎就是聲帶振動率的高低。同時，四聲實驗專家又和注音字母專家一樣，堅決認為北方音系的濁聲母已經消滅。在濁聲母還沒有被認為已經消滅之前，至少對於陰平和陽平不發生所謂聲調問題。如果有人這樣問：什麼是陰陽平？不妨這樣回答：陰陽平是由於聲母不同。陰平是清聲母（即清輔音）和平韻母（即長元音）構成的，應當稱為清平。陽平是由濁聲母（即濁輔音）和平韻母（長元音）構成的，應當稱為濁平。但是，在濁聲母既被認為已經消滅之後，情況就變了。如果有人問：陰陽平是什麼？只好這樣回答：陰陽平的聲母和韻母都是相同的，並無所謂不同。陰陽之所以不同是由於“聲調”的不同。至於“聲調”基本上是由聲帶振動率的高低來決定的。如果有人再問：既然陰陽平的聲母都是清聲母，而清聲母發出時聲帶並不振動，只有當平韻母發出時聲帶才會振動，然則聲帶振動率

的高低豈不都要在韻母上面見分曉。對於這樣的問題怎樣回答？如果回答“的確如此”，那就糟了。為什麼糟了呢？請想一想，如果聲帶振動率的高低都在韻母上面見分曉，與聲母毫無關係，那就不如干脆提倡韻調論，還有什麼“聲調論”之可言。豈不糟了。大家知道，陰平和陽平得名之由來，正是由於陰陽平的韻母相同，所不同者聲母。今天完全倒過來，硬要說陰陽平的聲母完全相同（都是清聲母），所不同者韻調。這怎樣說得通呢？

關於聲母同四聲的關係問題，我不想從那些反對“聲調論”的許多老派聲韻家那里，引用任何論點。因為有些老先生們，例如章太炎、黃季剛等人，多少是有点偏見的。但是，看看擁護“聲調論”的聲韻學家怎樣對待聲母和所謂聲調的關係問題，也許使人更感興趣。例如王力先生在其所著《中國音韻學》前論參考資料中引用他自己的一篇論文說：“就中國語音的歷史看來，清濁音與聲調的關係是很深很深的。吳語非但保存着濁音（其實是很不純粹的濁音），而且濁音字的聲調與清音字的聲調絕對不能混淆。凡濁音字就念入陽調類；凡清音字就念入陰調類。粵音系雖沒有保存破裂、摩擦、破裂摩擦的濁音，然而它還保存着清濁音的系統，古代的清音字現在就念入陰調類，古代的濁音字現在就念入陽調類。最把清濁的系統弄亂了的要算北平音了，然而它到底還有陰平與陽平的區別”。如果將吳音系、粵音系和北京音系作一比較研究，似乎所謂清者，仍然是所謂陰；所謂濁者，仍然是所謂陽。清濁和陰陽並非二物。清濁就是陰陽；陰陽就是清濁。這雖然是一句老生常談。但是這一句老生常談，也許還有幾分道理。

注音字母是1913年由北京“讀音統一會”制定的。在此以前，和在此以後，所謂存濁廢濁問題都曾有过爭論。例如注音字母大體上是採取了章太炎的方案（見《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但是，章太炎的原案中，却有濁母。1913年“讀音統一會”的正議長是吳敬恆，即漆黑一團的吳稚暉。吳稚暉主張不必制定濁母，但又不敢干脆否認濁聲的存在。由於有些人不贊成廢濁母，吳稚暉給錢玄同寫了一封論注音字母的信（時間在1918年年年初，教育總長傅增湘公佈注音字母則在1918年年底）。在這封信中，吳稚暉不但承認了陰陽就是清濁，而且說“周顒沈約等當日之分上去，無異即周德清等之陰陽平。何也？周沈‘上’其名，實即古之‘陰仄’，‘去’其名，實即‘陽仄’而已”。又說“上聲適成為廣狹兩氣子（吳稚暉所謂氣子即吐氣而不帶嗓音的清輔音），去聲適成為廣狹兩聲子（所謂聲子即帶有嗓音而能成聲的濁輔音）。上聲為陰仄，去聲為陽仄者也。而尤可援以證明者，即北方入聲正清變為上聲，其次濁變為去聲。清濁對待，正是陰陽仄，而何上去之有”。為什麼吳稚暉一方面主張不必制定濁母，另一方面卻又承認陰陽平實際是由於清濁聲母的關係呢？為什麼吳稚暉不但承認陰陽平是由於清濁聲的關係，甚至承認“上去”兩種聲調同樣是由於清濁聲母的關係呢？這是由於吳稚暉沒有辦法否認中國許多聲韻學家早就發現陰陽兩平聲和上去兩仄聲同清濁聲確有關係的事實。正因如此，在致錢玄同的信中，吳稚暉提到陰仄和陽仄問題之後，不能不立即聲明：“劉士明等謂‘北方讀濁上似去’，是其重証也”。

現在來說劉士明。劉士明即劉鑑，元朝關中人，《切韻指南》

的作者（此書成於至元二年丙子即 1336 年）。劉鑑在《切韻指南》的序言中這樣說：

“聲音妙用，本乎自然。若以浮淺小法，一概求切，而不究其源者，予亦未敢輕議。但恐施於誦讀之間，則習為蔑裂矣。

“略如時忍切腎字，時掌切上字，同是濁音，皆當呼如去聲，却將上字呼如清音賞字。

“其蹇切件字，其兩切強字，亦如去聲，又以強字呼如清音礪，丘仰切字。

“然則亦以時忍切如晒字，其蹇切如遣字，可乎？

“倘因碍致思而欲叩其詳者，止是清濁之分也”（手邊無刊本，茲從所藏道光時抄本摘引）。

根據劉鑑的看法，“時”字和“其”字都是濁音字。按今北京音，“時”字和“其”字均屬陽平，仍然是濁音字。“腎”字和“件”字都是去聲字。按今北京音，“腎”字和“件”字仍然是去聲字。如果拿“時”字和“其”字等濁母字來切音，應當呼如去聲。這就是以濁切濁。去聲的聲母是濁聲母。只要拿濁母字來切仄韻，就應當呼如去聲。因而拿“時忍”切“腎”字，拿“其蹇”切“件”字，這都是對的。但是，“時忍”不能拿來切“晒”字，“其蹇”不能拿來切“遣”字（按今北京音，“遣”字系溪母，“件”字系見母。以“遣”“件”兩字舉例，似未盡妥。但“件”字究系去聲，“遣”字究系上聲，尚無大碍）。為什麼“時忍”不能切“晒”字，“其蹇”不能切“遣”字呢？因為“晒”“遣”兩字都是上聲，亦即清音字。清音字只能拿清音字來切，不應當拿濁音字來切。

基於上述理由，劉鑑認為如果拿“時掌”來切“上”字，就應當

呼如去声（即讀如“尙”声），而不应当讀如“賞”字。“賞”字系清音字，不应当拿濁声來切。按今北京音，“上下”之“上”系去声，賞字則系上声。

刘鑑又認為如果拿“其兩”來切“强”字，也应当呼如去声（刘鑑口中“强字”之音似与今北京音的“槍”字接近，不然不能呼如去声），而不应当讀如“丘仰”切之清音“磻”（刘鑑口中“磻”字之音似与今北京音的“襁”字接近，不然不能讀为清音）。按今北京音，“强弱”之“强”系陽平而非去声。在这里，刘鑑顯然是拿“强”字当作去声字举例。刘系关中人。江慎修云：“关中人呼平声之濁声（即陽平）似去，其实非去也”（見《音学辨微》）。也許刘鑑因此致誤。但是，刘鑑的本意只是为了闡明以清切清，以濁切濁的道理。即令按照今北京音讀，將强字念为陽平，仍系濁音。以其兩切陽平之强字則可，以其兩切陰平之羌字則不可（陰平系清音）。由此可見，例字之誤，並沒有推翻刘鑑的道理，反而再一次証明陰陽平和上去同样也不过是清濁之分。

总之，根据刘鑑的見解，去声是濁声母，上声是清声母。如果拿濁声母來切仄韵，就应当呼如去声，而不应当呼如清音，以致变成上声。如果呼如清音，就会發生窒碍。“倘因碍致思而欲叩其詳者，止是清濁之分也”（刘鑑語）。既然刘鑑將上去系清濁之分的道理講得这样清楚，足見北方音系中所謂上声实际就是清仄，亦即清声母加上仄韵母，正如陰平就是清平，即清声母加上平韵母。北方音系中所謂去声实际就是濁仄，亦即濁声母加上仄韵母，正如陽平就是濁平，即濁声加上平韵母。

只要懂得刘鑑發現的上去系清濁之分的道理，回头再看周

德清關於“陰陽上去”的說法，那就沒有什麼不可理解的地方。周德清在《中原音韻》一書自序中說：“字別陰陽者，陰陽字平聲有之，上去俱無。上去各止一聲。平聲独有二聲”。為什麼陰陽字平聲有之，上去俱無呢？因為平聲的聲母本來就有清濁，不能不分。周德清管清平叫陰平，管濁平叫陽平。故有二聲。北音上聲本來只有一個清聲母，北音中所謂去聲本來只有一個濁聲母。周德清實在沒有辦法將上聲分為陰上和陽上，將去聲分為陰去和陽去。因此，上去各止一聲。但是，在劉鑑之後，有些人不懂得上去本系清濁之分，而以為去聲的聲母和上聲的聲母同樣是清聲母，於是錯就錯在這裡（在這裡暫時只談聲母，不談韻母）。

明萬曆時有位李登，字士龍，作了一部《書文音義便考私編》，刻於萬曆丁亥（1587年）。在此書內辨清濁一條云：“平聲不容不分清濁，仄聲止用清母悉可該括，故並去十濁母，以從簡便”。這就無異於肯定北方音系中上去兩聲都是清聲。究竟劉士明對呢？還是李士龍對？我仍然認為劉士明對。這只要根據以清切清，以濁切濁的道理，稍加試驗，就能證明。為了試驗，先說一下現在流行的怎樣練習陰陽上去的辦法。舉例如下：

陰	陽	上	去
玻	脖	跛	簸
鋪	葡	浦	瀑
滔	桃	討	套
廳	亭	艇	听
姑	骨	古	故

敲	橋	巧	竅
痴	池	齒	翅
昌	腸	厂	唱

这是現在教人練習四种声調的唯一办法。这种办法是以清濁不分为理論基礎的。如果按照这种办法念熟了，也会分別所謂四声。但是这种办法最多也只能令人知道四声之“然”，而不知道四声之“所以然”。同时，这种办法也太麻煩，太拗口。为什么既麻煩而又拗口呢？因为陰平本來是一个清声母；陽平本來是一个濁声母；上声本來是一个清声母；北音中所謂去声本來是一个濁声母。按照陰陽上去的办法，先念陰平。这时喉头作勢較松，声帶並不振動，好像唸“玻”字一样。这就是以清切清。等到玻字念完之后，再念“辟”字，情况就变了。如果仍然按照以清切清的办法，喉头作勢較松，声帶並不振動，好像念“玻”字那样，無論如何也念不出一个称为陽平的辟字來。怎样办呢？那就只有先將喉头作勢收緊一点，使声帶提前振動，即在达到韵母之前微微振動，造成一种先擒后縱的形势，然后“辟”字脫口而出。这样做实际就是以濁切濁，而不是以清切濁。“辟”字念完之后，再念上声“跛”字。如果照念辟字那样，以濁切清，又不行了。必須回过头來照念“玻”字那样，即按照以清切清的办法來念“跛”字，然后“跛”字的字音才出得來。“跛”字念完之后，到了所謂去声“簸”字的头上，又不能按照念跛字那样以清切濁。於是又必須回头照念“辟”字那样，以濁切濁。所不同者，“辟”字帶有一个平韵母，較長一点，以致形成一种先擒后縱的形势；“簸”字帶有一个仄韵母，較短一点，只有即擒即縱，念得干脆；才能將簸字的字

音念准。總而言之，按照陰陽上去的辦法，喉頭作勢要發生四次變化，第一次松，第二次緊，第三次松，第四次緊。多麻煩，多拗口。現在將陰陽上去的秩序，稍加調整，排列出來，進行試驗。

陰(清)	上(清)	陽(濁)	去(濁)
玻	跛	脖	簸
鋪	浦	葡	瀑
泊	討	桃	套
廳	艇	亭	听
姑	古	骨	故
敲	巧	桥	竅
痴	齒	池	翅
昌	厂	腸	唱

这个試驗，人人會做。只要先念“玻”字，後念“跛”字，先念“鋪”字，後念“浦”字，先念“泊”、“廳”、“姑”、“敲”、“痴”、“昌”等字，後念“討”、“艇”、“古”、“巧”、“齒”、“厂”等字，就會發現陰平和上聲兩個聲調，就其聲母的發音規律來說，完全一樣，所不同者，僅僅韻母有一平一仄之別而已。由此可見，陰平和上聲都是清聲母。念清聲母時，請將喉頭作勢的狀態弄鬆弛一點，不要使聲帶振動。

念完陰平和上聲之後，再念陽平和所謂去聲。照樣，先念“脖”字，後念“簸”字，先念“葡”字，後念“瀑”字，先念“桃”、“亭”、“骨”、“桥”、“池”、“腸”等字，後念“套”、“听”、“故”、“竅”、“翅”、“唱”等字，就會發現陽平和所謂去聲兩個聲調，就其聲母的發音規律來說，也完全一樣，所不同者，也僅僅韻母有一平一仄之別